

歷史人物

鄭年



历史人物

郭沫若著

新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三·上海

歷 史
歷 史 人 物

著 者 郭 沫 若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

光 藝 印 刷 廠 印 刷

洽 興 記 裝 訂 所 裝 釘

*

書 號 (4) 全 [甲—4] 本 書 193500 字

根 據 海 燕 書 店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翻 型 重 印

本 書 曾 印 十 次

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上 海 第 二 次 重 印

本 次 印 數 6500 冊

累 計 印 數 35500 冊

定 價 12,300 元

*

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發 登 登 號

改版說明

本書初版編成於一九四七年七月，當時把一九二一年所寫的王陽明一篇也收錄了，實在是有點不倫不類。現在我把這篇刪除了，同時把屈原研究一書改版收入。這樣，在自己的研究程序和思想發展上，比較能成一個段落。

由於有這樣的改動，因此我把原序中提到王陽明的一節也刪去了。

郭沫若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於北京。

序

我是有點歷史癖的人，但關於歷史的研究，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較用過一些苦功，秦以後的我不敢誇口了。中國的歷史實在太長，史料也實在太浩瀚，以一個人的有限的生命，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。

不過關於秦前後的一些歷史人物，我倒作過一些零星的研究。主要是憑自己的好惡，更簡單地說，主要是憑自己的好。因為出於惡，而加以研究的人物，在我的工作裏面究竟比較少。我的好惡的標準是什麼呢？一句話歸宗：人民本位！

我就在這人民本位的標準下邊從事研究，也從事創作。但在事實上有好些研究是作為創作的準備而出發的。我是很喜歡把歷史人物作為題材而從事創作的，或者寫成劇本，或者寫成小說。在幾篇短篇小說中，我處理過孔丘、孟軻、老聃、莊周、秦始皇、楚霸王、賈誼、司馬遷。在幾部歷史劇中，我處理過聶政與聶嫫，屈原，信陵君與如姬、高漸離等等。但有的創作流產了，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。在本書裏面所收集的，如萬寶常、甲申三百年祭都是。我還有一篇釣魚城訪古，也是想把釣魚城的故事寫成史劇的調查工作。史劇沒

有寫成，那篇調查記，論性質儘可以收在這兒，但已經被收進今昔蒲劍裏面去了。

我對於王安石是懷抱着一種崇敬的念頭的，實際上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，在中國歷史上很難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。他有政見，有魄力，而最難得的是他以人民爲本位的人。他在歷史上出現得太早了，孤立無輔，形成了一個屈原以來的歷史上的一大悲劇。這悲劇不限於他晚年的失意，而是在他的新政廢止之後，宋室卒於遭到異民族的顛覆，中國的農民老是不不得翻身，又苦了一千年。

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司馬光蘇軾三個人拿來寫成一部三人行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識，司馬光代表地主階層，蘇軾作爲游移於兩端的無定見的浪漫文人。這些倒也並不是我一個人的主觀見解，他們三個人就在當時實在是代表着這樣的三方面。以司馬光爲代表，漫行而爲南北兩宋及其後的道學家，他們在表面上雖然打着儒家的招牌，吃的是孔孟的殘飯，實際上他們是把儒家形式上最壞的一些成分，和道家的精神結合了。那些鼎戴着司馬光的所謂大儒，周程朱張輩，認真說只是一些道士。在秦漢以後要找一位純正的儒家代表，恐怕就只有一位王安石吧。

王安石被埋沒了一千年，近代人漸漸知道他的價值了。然而他在思想史上所佔的地位，就在我們新興歷史家的頭腦裏似乎都還抵不過司馬君實和周程朱張。一種傳統觀念一被形成，要打破實在是一件

不容易的事。

三人行沒有寫成，王安石的研究，在本書所收的實在只是一點輪廓。關於他，我在重慶時曾經作過幾次講演，自己覺得講得也還不錯，然而紀錄得實在太簡單了。那差不多只是王安石的糟粕的糟粕。不過要了解王安石的精神也不在乎要有更詳細的文字，只消舉出他的兩句話已就足供我們受用。

一、「某自諸子百家，至於難經、素問、本草，諸小說無所不讀，農夫、女工無所不問。」頂重要的就是這「農夫女工無所不問」這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「向老百姓學習」嗎？

二、是他的政策的基本用意是「摧制兼併，均濟貧乏。」這不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打倒土豪劣紳，使耕者有其田嗎？

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經引起過軒然大波的一篇文章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同情了農民革命的領導者李自成，特別是以仕宦子弟的舉人而參加並組織了革命的李巖，這明明是帝王思想與人民思想的鬭爭，而這鬭爭我們還沒有十分普遍而徹底地展開。

關於李巖，我們對於他的重要性實在還敘述得不够。可惜關於他的資料是毀滅了，我們可以堅決地相信，他一定是一位懷抱着人民思想的人，須知他是主張「均田」的。唯其這樣，所以他能夠與李自成合

4

夥，他的參加農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，並不是單純的『官激民變。』

認識了李巖的這層重要性，我們請把他和約略同時的一些學者或思想家來比較一下吧。例如顧炎武在前是被視為承先啓後的一大鴻儒，特別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，他不受滿清的羈縻，而且還有組織地下運動的傳說。但他對於李自成是反對的，可以證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無人民思想。

又例如王船山，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來是够被強調着，駸駸乎駕諸顧炎武之上了。他的民族思想也異常強烈，曾參加南明的抗清鬪爭，明亡隱於苗洞，堅苦著書，書也到了兩百年後才爲曾國藩所刊行，這些往事的確是可以增加人對於他的崇敬的。然而在我看來，他也只富於民族氣節而貧於人民思想。

這兒有這麼一段事實。張獻忠到了湖南，慕王船山的大名，特別禮聘他，請他參加他的隊伍。王船山躲起來了，不肯和草寇合流。張獻忠便用綁票的方式把船山的父親捉了來，要挾他。弄得船山沒法，只好毀傷自己，被肩輿抬着去見張獻忠，張獻忠看他那樣固執，便把他父子一同放了。據這個故事看來，我們可以了解張獻忠也並不如一般傳說所講的那麼胡塗，而王船山的固執倒是可以驚人的。請把這種態度和李巖比較一下怎樣呢？李巖不是可以更令人嚮往的嗎？

我本來想把李巖寫成劇本的，但沒有成功。已經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寫成劇本了，可以省得我費事。不過我還有一種希望，我們應該把注意力的焦點，多放在李巖的悲劇上。這個人我們不要看他只

是一位公子哥兒的讀書人，而是應該把他看成爲人民思想的體驗者，實踐者。雖然關於他的資料已經遭了湮滅，在思想史上也應該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。

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。

目次

改版說明

序

屈原研究·····

論曹植·····

隋代大音樂家萬寶常·····

王安石·····

甲申三百年祭·····

一

一〇

一七

二〇

二八

夏完淳·····	二四七
魯迅與王國維·····	二六六
論郁達夫·····	三〇一
論聞一多做學問的態度·····	三三三

屈原研究

一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

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的詩人要推數屈原。他是生在戰國後半期的楚國的。司馬遷的史記上有一篇屈原賈生列傳，前半部便是傳的屈原。我現在把那大要摘錄在下邊：

「屈原者名平，楚之同姓也，爲楚懷王左徒，博聞強記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；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，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，屈原屬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，屈原不與，因讒之。曰：「王使屈原爲令，衆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」王怒而疏屈原。」

「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……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。上稱帝嚳，下道齊桓，中述湯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廣崇，治亂之條貫，靡不畢見。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，其稱文小，而其指極大，舉類迥而見義遠。其志潔，故其稱物芳，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汙泥之中，蟬蛻於濁穢，以浮游塵埃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嚼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」

「屈平既紕，其後秦欲伐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惠王患之。乃令張儀佯去秦，厚幣委質事楚，曰：『秦甚憎齊，齊與楚從親，楚誠能絕齊，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。』楚懷王貪，而信張儀，遂絕齊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張儀詐之曰：『儀與王約六里，不聞六百里。』楚使怒去，歸告懷王。懷王怒，大興師伐秦。秦發兵擊之，大破楚師於丹淅，斬首八萬，虜楚將屈匄，遂取楚之漢中地。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，戰於藍田。魏聞之，襲楚，至鄧。楚兵懼，自秦歸，而齊竟怒，不救楚，楚大困。」

「明年，秦割漢中地與楚，以和。楚王曰：『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。』張儀聞，乃曰：『以一戰而當漢中地，臣請往如楚。』如楚，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。復釋去張儀。是時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，願反，諫懷王曰：『何不殺張儀？』懷王悔，追張儀，不及。」

「其後諸侯共擊楚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唐昧。時秦昭王與楚婚，欲與懷王會。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『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。』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，曰：『奈何絕秦歡？』懷王卒行，入武關。秦伏兵絕其後，因留懷王，以求割地。懷王怒，不聽。亡走趙，趙不納。復之秦，竟死於秦而歸葬。長子頃襄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為令尹。」

「楚人既咎子蘭，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，雖放流，睠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。……令尹子蘭聞之，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。頃襄王怒而遷之。」

「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……乃作懷沙之賦。……於是懷石，遂自投汨羅以死。」

「屈原既死之後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辭，而以賦見稱。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，終莫敢直諫。」

這便是屈原傳的大略。在傳的最後司馬遷還有幾句評論是：

「余讀離騷、天問、招魂、哀郢，悲其志。適長沙，觀屈原所自沈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為人。」

這也是很重要的一段文字，因為他把天問、招魂、哀郢諸篇和離騷一樣，都認為是屈原的作品。

自從有了司馬遷這篇評傳之後，兩千年來討論屈原的人大都奉以為圭臬。沒有人懷疑過。但在近幾年來卻是大大的發生了問題，竟連屈原的存在都有人要加以否認了。這個問題雖然是新發生出來的，但既有問題發生，如在未能解決之前，又來肯定着對於屈原要作進一步的研究，那等於是在砂上築臺，全部的努力會有成爲空費的危險，所以我在這兒要多費一點筆墨來討論這個問題，看看懷疑的人所持的理由究竟是否充分，而屈原這個人究竟是否存在。

提出了這個問題的人，第一個是四川的廖季平，據謝无量的楚詞新論上說：

「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時候，見着廖季平先生，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詞新解給我，說「屈原並沒有這人。」他第一件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是不對的，細看他全篇文義都不連屬。他那傳中的事實前後矛盾，既不能拿來證明屈原出處的事蹟，也不能拿來證明屈原作離騷的時代……他第二件拿經學的眼光說楚詞是詩經的旁支……他以爲詩經本是天學，所講的都是天上的事，自然楚詞也是一樣。所以有那些遠遊出世的思想，和關於天神魂魄的文詞……他第三件說離騷首句「帝高陽之苗裔」是秦始皇的自序。其他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，史記「始皇不樂，使博士爲仙真人詩，及行遊天下，傳令樂人歌絃之。」（秦皇三十六年）……」

廖先生的楚詞新解我還沒有看見過，他的詳細的論證我自然無從知道，但在這個簡單的轉述中他的主張的要點是揭示出了。

其次是胡適的讀楚辭，對於屈原傳也表示過同樣的態度。他說：

「屈原是誰？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過問的。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，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。爲什麼我要疑心呢？因爲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，而屈原賈生傳尤其不可靠。（子）傳末（案在賈生傳末）有云：「及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，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，而賈嘉最好學，世其家，與余通書，至孝昭時列爲九卿。」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說法？一可疑。孝文之後爲景帝，如何可說「及孝文崩，孝武皇帝立」二可疑。（丑）屈原傳敘事不明。先說「王怒而疏屈平」次說「屈平既疏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，顧反，諫懷王曰：何不殺張儀？王悔，追張儀不及。」又說「懷王欲行，屈平曰：秦虎狼之國，不可信，不如無行。」又說「頃襄王立，以子蘭爲令尹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，屈平既嫉之，雖放流，陸願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。」又說「令尹子蘭聞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。王怒而遷之。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。」……既疏了，既不在位了，又「使於齊」，又諫重大的事，一大可疑。前面並不會說「放流」，出使於齊的人，又能諫大事的人，自然不會被「放流」。而下面忽說「雖放流」，忽說「遷之」，二大可疑。「秦虎狼之國不可信」二句，依楚世家是昭離諫的話。「何不殺張儀」一段，張儀傳無此語，亦無「懷王悔，追張儀不及」等事，三大可疑。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，此傳說是「秦割漢中地」，張儀傳說是「秦欲得黔中地」，楚世家說是「秦分漢中之半」，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？四大可疑。前半稱屈平，後半稱屈原，五大可疑。」

胡適的文章我因爲手頭無書也還沒有窺到他的全豹，這一段也是由楚詞新論所轉錄下來的。他所揭出的疑問的確是很值得令人懷疑，我想廖先生以爲屈原傳不可靠，大約也就是根據的這些疑竇吧。

這兩位先生的懷疑是應該首先解決的，我們應該來當一個公正的審判官，要看是司馬遷可靠，還是廖胡兩位可靠。

廖胡兩位先生，特別是胡適，對於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，驟看都覺得很是犀利，但仔細檢查起來，卻一項也不能成立。（子）項所列的那一段話，早就有人說過是『後人所增』●而那增竄過的文字也還有傳譌，『孝文崩』應該是『孝景崩』的錯誤。（丑）項的五大可疑也疑得不很周到。第一層的既疏了，既不在位了，而又使於齊，又諫重大的事，我們如想到現在的一些要人下野出洋且發抒偉論的近事，便可以不費筆墨地得到了解。第二層的『放流』兩個字當成流謫解，是後來的人講錯了的。其實『放流』就等於『放浪』，並不是說屈原在楚懷王時便遭過流刑。第三層的『秦虎狼之國不可信』的那兩句話，本來是很平常的話，昭睢可以說，屈原也可以說，就如現在的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』的口號三尺童子都可以喊叫的一樣，那是毫不奇怪的。但關於這一層更有人說昭睢就是屈原的。楚詞新論上引劉申叔的話說：

●殿本史記卷八十四考證引凌稚隆說。

『昭姓源流不可考，後世亦無昭姓。惟屈景二姓是楚同姓。史記所說屈原諫懷王及使齊的話，戰國策都作昭，無屈原名字，恐怕昭就是屈原。古音本通。』

這個見解的根據是非常薄弱的。莊子庚桑楚篇上說：『三者雖異，公族也。昭景也，著戴也。甲氏也，著封也。』所說的就是楚國的『三閭』屈景昭。甲氏就是屈氏，說它是音變固可以，●說它是字誤也未嘗不可以。據此可見昭屈原本是二氏，昭是楚昭王的支庶，●所以說是『著戴』，戴是代的假借。屈是楚武王的兒子屈瑕所封的采邑，◎所以說是『著封』。三者是完全不同的。莊子齊物論中有善鼓琴的昭氏，其名為文，◎還有他的兒子也是承繼着父業的，可見昭氏並不是沒有流傳。總之昭雖不能說就是屈原，他與屈原同時而且大約是同志，所以他們說話相同。使齊時他是做了屈原的副使或隨員，也是說得過去的。

至於第三大疑問中言屈原傳中所有的事為張儀傳所無，這是司馬遷慣用的詳略互見的筆法，毫不

●馬敘倫說『甲借為屈，音同見紐。』（莊子義證第二十三卷十三葉。）

◎楚昭王名珍與魯昭公同時，在春秋末年。

◎楚武王與魯隱公同時，在春秋初年。

◎列子湯問篇有師文學鼓琴事，俞曲園謂即昭文。呂氏春秋君守篇有鄭太師文鼓瑟事，馬敘倫也疑是昭文。（具見莊子義證第二卷十二葉。）當是楚國的人做了鄭國的官。